

# 美人心

□刘诚龙

李渔见惯风月，阅尽人间春色，他说美女之美，既在姿，更在态。小姐姐有态，则“三四分姿色，便可抵六七分”，小嫂嫂有态，则“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姿是灯，是有形之物，态是光，是无形之物，“惟其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是以名为尤物。”美人而为尤物，才足以移人。

何谓有态？李渔曾见过一群美女春游，山花烂漫，草长莺飞，美女们如蜂似蝶，翩然花草间。不想，风和日丽顿转飘风急雨，恰好附近有个亭子，这群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美女，便争先恐后，脚步凌乱，向亭子间跑去。谁先跑到亭子里可躲雨，谁后跑到亭子外面只能淋雨，美女们都想往亭子里跑嘛，这群美女有多心急火燎的。“中一缟衣贫妇，年三十许，人皆趋入亭中，彼独徘徊檐下，以中无隙地故也。”

众艳皆跑，独有缟衣贫妇款款走，天塌地裂不改其凌波碎步，这就是态。态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态者，麋鹿兴于左

而目不瞬；态者，雷霆起于侧而脚不乱。始终能从容处之，始终是优雅待之。落了毛毛雨，美女们芳心四乱，这位缟衣贫妇却依然是莲花碎步，这叫仪态万方。

李渔描述的缟衣贫妇处变不惊，“人皆抖撒衣衫，虑其太湿，彼独听其自然，以檐下雨侵，抖之无益，彼现丑态故也。”淋了些雨，众美女手在抖，脚在踏，口在碎碎叫。缟衣贫妇却一脸微笑，但看雨中桃花，风里杏花，一句老天都没骂，喧闹中静赏春雨。一个人要怎样的修炼，才能至于宠辱不惊，天色大变而脸色不移呢？这个小嫂嫂穿了一身纯白裙裾，有如杏花白。疏疏晴雨弄斜阳，凭栏久，墙外杏花香。

缟衣贫妇之美，继续呈现，连续展现。雨稍停，美女们都呼啦啦，喊喊叫叫，一窝蜂又跑到桃李花下摆姿势，搔首弄姿了，独有这个缟衣妇不动，她轻移莲步，走到了亭子里面，众人皆惜她独醒，她知道雨还会下，果然，“去不数武而雨复作，乃趋入亭。”在亭子外淋雨，她不住里

挤，留下空间让闺蜜们享受，现在她占据了最佳位置，她却往边上靠，让美女们都尽量往里挤。这个还不算，“见后入者反立檐下，衣衫之湿，数倍于前，而此妇代为振衣。”

这位缟衣小嫂，或者只有六七分姿吧，李渔却说她有八九十分态。风雨中那么多美女，或者腰姿颜色胜她，或者珠光宝气胜她，但在她面前，都是丑女了，好像都是来衬托她之美的，“竟若天集众丑，以形一人之媚者”。缟衣女之美，“其初之不动，似以郑重而养衣。”她被淋雨，没显露出任何惶恐、惊乱，这是郑重，是从容，是镇定；缟衣女之美，“其后之故动，似以倘佯而生姿。”见他人淋雨，她帮着别人振衣，这是善良，是大度，是怜悯。

缟衣小嫂有态，其态所来何自？来自其心也。风来了，雨来了，大家都争相往躲雨的地方跑，一个个都想占最好位置，而她却斜风细雨不改容，不改步，从从容容，款款段段，春雨浇身，也保持着0.55碎步子。她想什么

呢？我跟谁我都不争，跟谁争我都不屑。缟衣女的境界不止于此，她对争者不是不屑，她没有瞧不起她们的意思，她觉得，自己不争，让人家争去，可让人家多些温暖。她自己受寒，她无所谓，她不希望别人跟她一样受风寒侵袭，自己吃点亏，她没觉得是亏。她是：我跟谁都不争，我不争让人家能争得。

缟衣女有这种不争的宣言吗？或许她根本就没有，她的善意根植于内心，好像甜之于蜜，好像光之于灯，好像红之于花，她不知，人能见，其心是自然呈现，非刻意强调。缟衣女后来占据了有利形势，闺蜜们淋了雨，她没歉意，没起什么心，她给伙伴们振衣，振落雨水。这个是装吗？没有，是她内心的善良，让她不自觉地去帮助他人。这里，没有摄影，没有抖音，照相机都没有，李渔也不是新闻记者，甚至她都没看到李渔在。她给朋友振衣抖雨，她的善良不舍任何杂质，她的仁悯是纯天然。

雨来了，女士们惊慌失色，大

## 本该如何

□刘荒田[美国]

那一年，老太太Y从国外回家乡参加校友聚会，为的是庆祝初中毕业五十周年。她和校友们都年过七半了。1966年，他们上初中三年级，接下来的岁月，学校停课，升学考试被取消，回乡务农……老太太和丈夫四十年前出国。如今，儿女进入中年，孙儿女成群。她的丈夫H也是同班，可惜已于十年前死于心脏病。

Y在聚会上和W谈得最投入，活动结束的次日，Y要回美国，W给Y饯行。两个人去城里的高级餐厅，在烛光下吃日本寿司，回顾自己的人生，都发了感慨。Y忽然幽幽地对W说：“我如今最后悔的，是没有嫁给你。”W拿小酒杯的手抖了一下，清酒溅出，很迟才回了一句：“……这话怎么说？”

Y和W对那段往事是心照的。Y和班里W、H两个男生都是好朋友，因为是个同个生产大队，周末步行，从学校回家，从家里回校，都约在一起，从“三”小无猜到情窦初开。上学时谈恋爱是禁忌，他们都维持着友谊。离校以后，H狂热地追求Y。W没有掺和，退到一边。他们结婚时，W当伴郎。两年后，W成家，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的Y

和丈夫，当婚礼的嘉宾。大半年眨眼过去。喜多郎深情的曲子《天和地》缭绕，相对久久凝视，回到往昔。Y如今又是单身，但W不是。都已进入老境，别说W，连Y也没想过再嫁的念头。

W本来要对Y说，谈“本该如何如何”没现实意义，但人家明天就离开，彼岸有许多亲人在等她，何必教她伤心？Y呢，也只是在心里算一笔账，并非动真的。当年，在H三天两头一封情书的攻势下，她反复权衡过。两个男孩子她都熟悉得不得了，个头、家境、智力等方面，也许有差异，但姑娘并没着眼于这些，感到W“靠得住”。H很聪明，但有点轻浮，爱说事后不兑现的过头话。心的天平上，W的分量重一些。她出于女子的矜持，从来没向W表白过。W怕H猜疑，刻意躲避。最后，木已成舟。

H虽然走得早，结婚也接近四十年了。丈夫去世以后，Y惊讶于早年的直觉。H确实“靠不住”。中年出轨一次，差点离婚。“破镜”虽她强重圆，但心里的疙瘩难消。W呢？和妻子同甘共苦，老来依然在一起，虽然是退休金微薄的工人，但一生安稳。Y爱拿W老实巴交的今天和亡夫偷情的往日比较。有一

次在中餐馆当厨师的H晚上10点下了班，半夜两点不见人，她在家又妒忌又害怕，受不了时躺在床上大哭，惊动了全家。想到这里，Y差点说出口：“嫁给你，至少我不会失眠。”但她忍住了。

两个人本来谈得好好的，蓦地被一句太迟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堵住。W吩咐服务员把剩下的半瓶清酒拿去加热。服务员把酒瓶送回，W给Y倒了一杯，说：“咱不说晦气话，祝你一路平安。”Y举杯，对碰，轻轻一下，仿佛是青春时代不经意的接触。

“其实，幸亏你没嫁给我，我的没用没让你看到。”W解嘲地说，“是啊，我从小被人称为‘担屎不偷吃’，老实其实是窝囊，升官啦，分房啦，下海啦，都没我的份，老婆骂我不争气骂了20多年。前年中风，偏瘫，要我照顾，才不敢骂。”W越说越觉得自己可怜，伏在桌上哭起来。这时，轮到Y手足无措了，劝又不是，不劝又不是，只好让他哭个够。

十多分钟以后，W抬起头，精神忽然抖擞，站着，对Y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这辈子听到的最高级赞语，就是你这一句，敬你三杯！”

□沈乔生

很快就捧出各种蟋蟀盆，有龙盆、天落盖、和尚盆、高脚盆等，又让蟋蟀厮杀了。

母亲很快察觉了，趁我们上学去，她不声不响，把所有的蟋蟀盆都搜了出来，不管藏在什么隐蔽的角落，都给她搜到了。等我们放学回来，面前放着一沓沓瓦盆，都是母亲的“战利品”。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母亲举起一个盆，狠狠地摔在地上，啊，我心中一声喊。我看见大哥的玉龙从碎瓦中爬出来，跛着一腿往前爬。母亲又抓起一个盆，重重地往地上摔去。大哥痛苦地闭上眼睛，母亲的脸色是那么严厉，我们哪个都不敢违抗，眼睁睁地看着她把所有的盆摔成碎片。我们的蟋蟀王国就此断送了。

过了一年，我家的晒台上搭出了一个棚子，传出咕咕的声音，我走近了看，里面是十来只白的灰的鸽子，哦，大哥养鸽子了。

然而，爸爸和妈妈在屋里对话。妈妈说，不行，不行，不能让他把精力都用在鸽子上，他马上就要考大学了，学习要紧。爸爸的声音很含糊。妈妈尖声说，这个时候，你还放任他，不行，一定不行！

那一天终于到来，大哥放学回家，忽然听到阳台上动静，他来不及放下书包，就蹿上楼梯。母亲在阳台上，正举着一把柴刀，一下一下，重重地劈在鸽棚上，此刻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漂亮的鸽棚成了一堆碎木片。大哥绝望地叫了一声，在晒台乱蹦乱跳，拼命跺脚，似乎不想活了。母亲扔掉了柴刀，抱住了他的脑袋，嘴里喊：“儿啊，儿啊……”

今天我想，大哥后来能够读书很好，我们的孩子到了社会上，做事都比较专心，大概同鸽子事件有一定关系吧。

大约几年前，母亲忽然问我，我不能替她写点资料，是有关抗战的。我知道又是关于她当年为抗战演戏募捐的事，随口答应了。于是，她极为认真地讲起往事……然后带着羞涩地问我，能不能把这些写出来？

我知道，她自认为这是她一生中



潮声(国画)

□黄唯理

## 糯米饭香

□吴从惠

小时候和玩伴在野外生火。风起的时候，烟柱飘忽不定。我们就念叨一首儿歌：烟烟烟，烟到对面。那边狗屎臭，这边糯饭香。似乎烟就真随我意，往对面飘去了。

小时候吃糯米饭是一种奢侈。因为糯米产量低，且性热不宜多吃，故农民种得少。少量的糯米是为了酿酒或抖糍粑，用来做饭，一年就一两两次而已甚至缺如。

这个周末，几个同学相约，到青山同学家去煮糯米饭吃，我一听，口水流出老长了，欣然答应。

青山属于文明的山区村。从“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沙洲村后走去还有十几里路。上次，我们中学同学四十年首聚活动的议程就是在青山同学家小聚时确定的，所以戏称为青山会议。这次算第二次青山会议了。

四年过去，环境又有新变化。田园综合体完善了，又在修新游道。一截泥土路已全部硬化，好走多了。

这次参加的人和上次有些交叉。没来过的同学看到大山峰时青山巍峨很是新奇。蓝莹莹的泡桐花开得正盛。小阳春绽放的映山红还没谢去。石楠果和红豆杉果鲜红如血光亮照人，营造出一派喜庆氛围。

我们会聚，采用最古老又是最先进的AA模式。一起摊钱购物，一起动手做事，其乐融融。这边搬桌椅摆碗筷，那边剥板栗肉淘米刷锅劈柴烧火，各司其职。掌锅一般就阮同学，因他技高一筹，火候把握得好。也不管你是书记还是局长，到这里都是呼名唤姓，都是同学嘛。

不久，阵阵浓郁的糯米饭香味就弥漫在灶间厅屋。“开饭咯！”大家立即挤拢一桌。喝酒的先开杯，不喝酒的直接上饭。酒酣耳热之际，过去那些单相思、递条子的糗事又会被抖落一番。

现在过得还好吗？孩子们都在哪发展？几个孙子了？一句句贴心的问候如寒夜里透亮的星星闪烁在心头。

幸福，不需要太多的物质炫耀，一场久别重逢就足够；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平平淡淡的一顿糯米饭就足以温暖整个寒冬。

## 生意人

□王国省

年少时有过太多的理想，老师、作家、科学家，等等，都曾在脑海挥之不去，唯一没想到的，是成为一名生意人。

小时候受家庭氛围影响，也做过一些小生意，乡村小本生意做得格外随意、惬意。

记得做的第一桩买卖是去卖炼化糖棍，批发的价格一分钱一根，可以卖到一分五或二分钱。暑假时走街串巷，有时会碰到亲戚，自尊心很强的我遂掩面而去。炼化糖是玉米粉做的，里面掺了糖精，鱼脆，放在蛇皮袋里，往肩上一搭，就成了小小贩。遇到集市，运气好能立马售罄。运气不好的时候，颗粒无收。

有一次在赶去邻村庙会的路上，中途遇到雨，所有的糖棍全部瘫软成坩，人也淋成了落汤鸡，我在雨中号啕大哭，宣泄一种以失败告终的生意人的悲悯，这是少年最痛的记忆。

大姐也做生意，她和同伴坐船到河东地界收草辫儿。草辫是用泡软的麦秸秆做的，用棒槌槌过，阳光下闪烁金黄的光芒。大姐和堂姐走了十多公里，走到河南小村，她们挨家挨户吆喝着收辫子。有一次敲人家的门，隔着门缝传来一声断喝：冇，走走了。

大姐对堂姐说，声音这么像姑姑的。她们终于让女主人不情愿地开了吱吱呀呀的木门。于是她们看到了香椿树下一脸惊愕的远嫁河南的姑姑。

大姐每次讲这个故事时都忍俊不禁。真是巧，大姐说，生意都做到咱亲姑姑家去了。

相对于大姐，少女时代一直致力于卖雪糕的四姐，她的故事平淡无奇。夏天是她最繁忙的季节，她蹬车的速度一定要赛过冰棍融化的过道。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曾见过北方乡村小道一个姑娘蹬一辆破旧自行车疾驰而过，路面上洒下点点滴滴的冰水，她也许就是我的

## 乡关何处

□赵子安

笑。

晚餐在租屋附近找了家饭馆，父子俩临窗而坐。我特意点了儿子爱吃的盐焗猪手、椒盐九节虾、虾酱生菜啫鱼腐、葱油焗斑斑鱼和卤水拼盘，还开了一瓶白酒，庆祝他迈入职场。儿子有些兴奋，拍照发到妻子早些天建的家族微信群。妻子立即点赞，说你们都一弹弓跑去了广州，吃香喝辣，丢下我一个人守家护院，并附着一个撇嘴的表情。

儿子沉默片刻，深怀感触地说：“偌大个家，就留下妈妈一个人，是怪寂寞的。幸亏我领养的一对比熊犬和布偶猫还可以陪伴她。”

我自斟自饮了一杯酒。远方长沙的家，是我和妻子辛苦打拼半辈子积攒的，坐落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山窝里，是个闹中求静、造型各异的市郊自建房群落。有庭院、有花香、有鸟叫，还有各家因地制宜开辟的碧绿的菜园。家里摆放着我蚂蚁搬家般淘来的诸多软硬木家具、摆件和上千册藏书。桩桩件件，我均能细数其来历。妻子的厨艺顶呱呱，乐此不疲地变换花样烹饪佳肴，让人大快朵颐。有天有地的家居环境，自然是孩子的乐园。儿子小时候追猫逐狗，捕捉萤火虫，大他在院子里操练篮球……

愣怔中，我习惯性地摸出一支香烟。服务员过来叨咕了一句白话，见我茫然，又用普通话劝阻：“先生，这里是不可以抽烟的。”

儿子敬了我酒，问：“妈妈什么时候能调过来？”

“她年岁偏大，有难度呀。”

“妈妈要是能调过来，你就有人照顾了。我们一家人能在广州团聚也蛮好的。”

我与儿子碰杯，觉得他确实长大了。以前俗话讲，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现在是儿女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窗外华灯初上。微醺的我倚着儿子走上大街。广州的街上，移步换景，璀璨夺目。恍惚中，我似乎又挂着一丝憧憬独立生活的微

## 母亲的爱

母亲是一个有性格的人，她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无论有多难，都无法阻止她。她曾经对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她就有梦想，那梦蒙着玫瑰色，随着风飘飘忽忽，将来她要生很多小孩，让他们干各种各样的事。果然，她生个没完，一个接一个，每隔两岁一个，总共七个孩子，都蓬蓬勃勃成长起来了。七个孩子也真干各种各样的事，搞科研、做生意、跳舞、写作、当官、做会计，品类齐全，都合了她少女时候的梦。

我们家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海外回来的。父亲做棉布、百货等生意，我们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是资本家，母亲是医生。

母亲是苏州人，自小就随她的母亲到上海。谁能说苏州人都是软绵绵的呢？人们一般以为，苏州话呢喃带腻，苏州人的性格也是这样，这实在是一个错误。苏州固然广有小巷人家，有玲珑剔透的楼台亭阁，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有个性的城市，历史上的金圣叹、六烈士就是它倔强的风骨。女子的肌肤是柔弱的，但撑起肌肤的骨头是坚硬的。

那时候，食物非常紧缺，一点点蔬菜都要营养证，小孩子喊吃不饱。母亲是医生，她知道我们小孩在发育期，需要营养。到了星期天，天还没亮，她就起床，有时喝一口稀粥，有时空着肚子，就顶着稀疏的星光出发了。她是到上海的郊区去，到有河水的小镇去，替我们采购食物。

此时，我的眼前浮起母亲当年的形象，她的脸是灰白的，脸上有细碎的淡淡的皱纹，像一张隐约的网，网住了她脸上的表情。由于疲劳和睡眠不足，她的眼眶有些下陷，但眼里却透出一种寻求食物的热烈的光亮。我甚至把她想象成一个地下工作者，她的工作同获取情报一样紧张而重要。

因为休息天，我们小孩都起得晚，等我们从被子里钻出来，母亲已经往返几十里，赶回家了。而她的菜篮子里早已装满了食物。这一天就将是兴奋的一天，当炉子上飘出肉的香味时，我们叽叽喳喳的，家中像有一群快乐的小鸟。吃饭的时候，她给每个孩

子夹肉夹菜，自己至多喝一点汤。

母亲自小相信读书，她认为书读好了，就有本事，就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她曾经和我说起，从台湾转道香港回内地后，她就劝父亲开医院，如果父亲听了她的，那就不算资本家，家里也不会遭这么大的难了。但是父亲不懂医学，所以没有听她的，还是做生意。她每次谈起这些时，似有无限的惋惜。

母亲对我们孩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两个哥哥她自小抓得很紧，后来都成了复旦的高材生。姐姐五岁起，就被送去学舞蹈了，是个白俄老师，住在南昌路上的南昌大楼，这个白俄老师特别严厉，姿势稍不到位，就用尺子狠狠地打小孩裸露的腿，红一道青一道，姐姐哭着不肯去。母亲的眼睛也湿了，但她还是硬着心肠，把姐姐送去。

轮到我是，因为外公是苏州的一个画师，所以母亲教我学毛笔字，让我学柳公权，最开始的《玄秘塔》。但我那时是个皮大王，放学了，从来不回家，和同学玩官兵捉强盗，打弹子，斗香烟牌子，玩得天昏地暗，回家时天黑了，书包却不知扔到哪里去了，第二天到学校看，还在双杠上挂着。这种状态怎么可能学好毛笔字？但母亲不放过我，逼我坐到灯下。她已经上班一天，非常累了，还是陪在边上，看我一个字一个字写。我已经上眼皮粘下眼皮，母亲也已哈欠连天了，但仍坐在边上，说，今天你不写完两张，你不要睡觉，我也陪你睡不着。这印象很难忘记。也幸亏是母亲逼我，打了基础，后来我才可能在书法上有所长进。

而我的小妹妹则是从小学钢琴。我们家住在1号，许多年后还有人跟我说，一走进弄堂，就能听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老好听的。

我们家四个男孩，可能是大哥传下来的，都喜欢玩蟋蟀。到了秋天，我们大家就会响起蟋蟀的一阵一阵鸣唱。那时，弟兄几个玩蟋蟀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母亲来干预了，她认为我们是玩物丧志，不许我们玩。但我们阳奉阴违，看母亲快回家了，赶快正襟危坐，拿出功课来等。等母亲一出门，我们